

谈谈我们在装裱工作中的点滴体会

陈雁宾 张孝宅

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召开这样一次装裱技术座谈会，把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同志们、老师傅们请来聚集一堂，共同畅谈经验、交流技术，这真是我们裱画工人长期以来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我们能够参加这个大会，听取领导的指示和大家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实在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心情十分激动。我国的书画装裱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期实践，在这方面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一项很宝贵的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地把它继承下来。但是，“十年动乱”中，装裱艺术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干扰，如不及时挽救，许多好的经验和传统就有衰退以致失传的危险。这次座谈会确实开得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我是个普通的装裱工人，虽然有一点实践，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经验来。我想在这里只能谈一点我们在装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体会，请领导和到会的同志给我们指导。

一、在装裱出土的经卷之类文物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和体会

由于出土文物的不断发现，对装裱技术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摸索，有一些粗浅的体会。

如早些年，浙江省博物馆送来七卷本省东阳南寺塔出土的纸本木版《妙法莲花经》，要我们修复装裱，但是这个经卷原是五代吴越时期所写，距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了，由于长期深藏塔内，受潮发霉并同泥土黏结在一起，成了一个卷筒状的硬块，稍加触动就会成片状地脱落，怎么办？既不能干揭，又不能水泡。当时大家都被难住了，束手无策。我们的陈雁宾老师傅，他已有 50 多年的装裱经验，提供了这么一个线索：他曾经听老师傅说过，裱画中有一种使用蒸汽蒸的方法，但是不知是否用得上。如何蒸？要蒸多长时间？他也没有实践过。于是我们反复商议，只有边做边想办法。为了防止经卷受潮膨胀后越加碎片脱落，就按照经卷的宽度，在外面松松地围上两层薄皮纸，两头不封口，让热气从两端透进，而后放在用纱布铺着的蒸架上，在锅内蒸一段时间，用手

轻轻试探是否软一些。由于层数较多，外面几层芯子软了，而里面的芯子却还是硬的，就采取蒸软几层揭几层，揭不开的再蒸再揭，一直到全部蒸软揭开为止。（在动手揭开时，要使经卷湿度恰当，太湿了易烂，太干了又易脆）然后按先后顺序一层层、一片片揭开，将揭开的经片反放在准备好的油纸上，依照原样拼齐，再上托纸，最后装裱成手卷。通过这样的实践，我们学到了老一辈的传统技术，成功地展现了 1000 多年前的文物原貌。

又如我国温州地区慧光塔出土的一块北宋时期“经袱”，拿来时锦帕和泥垢结成一团。起初我们也想用蒸汽蒸或者开水泡的办法，后来考虑到丝织品受高热可能要变形。经与陈师傅商量，决定改用热毛巾反复敷盖的办法，使锦帕和泥垢慢慢软化松解，然后用针和眉毛钳耐心细致地把它一点点拨开摊平，并始终保持一定湿度，以免干燥碎裂，而后对好花纹，拼补完整，装裱成硬片。此件复原后，受到有关方面的广泛重视，为研究我国丝织业的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此外，我省博物馆在四明山区某地一处门上发现一张《抗暴游击队司令部布告》，这块布告虽然距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由于纸质结构很松（类似毛边纸），而且久经风化，加之黏液物似糯米之类的东西，因此揭取非常困难。为了保护好这一革命文物，博物馆同志只好把它连同门板一起锯下来（共三块）要求我们设法揭裱。大家知道，揭芯子只要把复背纸揭掉，留下的即是画芯，可现在布告的背面却是三块木板，正面又是如此没有拉力的腐纸一片，实在是个难题。经过再三推敲，只有采用翻托的办法来加强正面纸张的强度，从正面揭。我们先在布告正面覆盖湿毛巾，等布告的浆性潮透变软后，再在布告正面刷上薄浆，覆上引纸，然后左手慢慢地拉起引纸，右手用小刀细心地将布告一小片一小片地剔起，使它粘在引纸上，待布告全部揭完粘上引纸后，再在背面上浆，正式上托纸，最后揭掉正面的引纸，布告就完整无缺地保住了。

我们还曾根据各种文物的不同特点，先后整理修复过部分北宋雷峰塔经卷和不少陈旧甚至残破严重的古代名画以及太平天国文选等。

二、试制空白册页的体会和裱画中的老难题

许多画家都希望我们能裱出与生宣同样效果的空白册页。所谓同样效果，就是要求空白册页裱成后仍然与生宣一样，着墨会“渗”会“化”。浙江美院周昌谷先生对此也很关心，他拿了一部日本册页来叫我们研究，为什么日本的册页会“化”呢？当时我们反复地看也找不出要领。有的师傅建议用豆浆、糯米浆或者小粉等作浆料，这些方法我们都一一试过，但效果总不理想。后来我们从画中得到启发，为什么画写意画，下面要是衬一张报纸，画纸上的墨与色都会往四周“渗”开，反之，如果改衬一张元书纸，

墨色就不会“渗”。这说明报纸不易吸水，作画时水分会有一段时间停留在报纸表面，这就造成了画面“渗”与“化”的现象，如果用元书纸衬底，你一画上去它很快就把水分吸掉。册页是由多层宣纸裱成的，它的吸水力就更强，自然就“渗”不起来。根据这个推测，我想：册页内不妨衬进一层报纸，可能会有一定作用。但衬在哪一层最合适呢？考虑到一般空白册页均属过渡性质，画后还要重新揭裱成推蓬式页收藏。为了揭裱时不致损坏画面，第二层应该还是宣纸为好，同时，为了省料，又不影响质量，后面几层都可试用白报纸代替。至于经过用浆裱托后是否又会受到影响呢？根据前面各种用浆试验的经验，我们采用小粉不放矾的浆水，裱后请画家一试，果然效果很好。由此看来，衬进吸水力不强的纸张（如白报纸等）是个关键问题，因衬进白报纸，即使一般的浆裱也会有点“化”的效果，在选用宣纸时，必须挑选棉料用，“云块”大的，只有这三者结合效果才更好。北京画家用后认为：“做得好”；上海画家说：“画起来有味道”；周昌谷先生也为我们的初步试制成功而高兴，认为画起来很有笔墨趣味。

现在我们特地做了空白册页一本，送给大会，请各位行家检验、指教。

这里，我们将裱画中常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提出来向大家讨教，就是如何能使一张画，不论是新画、旧画裱后能保持平整，直到目前我们还是往往无法做到张张满意。尽管我们在改进用浆成分，减少浆性拉力，减弱纸、绫、绢的缩水特性等方面做了一些试验，但一直摸不到它的规律。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用料、同一人裱的情况下，也无法保证张张平服，原因到底何在？我们一直为此感到困惑。希望各位有经验的老师们、同志们能在这方面多多给我们以指教。

以上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点滴体会和问题，因水平有限，谈得很粗浅，很可能有不妥之处，我们怀着虚心学习的精神，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指导。

愿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把我国的装裱技术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为我们的文化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努力。

（原刊于《文物保护技术》辑刊 1982 年第三辑第 44～48 页）